



城市的表情背后是故乡

□杨建华

【一】

我固执地认为，城市的表情虽丰富多彩，却深邃难测。

时光不语，寒木春华。我的脚步和心情，在这座渐渐长高、体态渐渐富丽、神采渐渐飞扬的南城中行走，曾经年少轻狂的心绪也随之变得沉稳平静。

穿行在城市的楼群中，频繁地接触到难以数计的真实、生动、感人的影像，又是如此深刻地潜入记忆，却又不得不让人觉得有一些麻木，难以抹净。

那是一个午后，路过达城通川桥头时，一个缺了两只手掌，下肢也残缺的中年人，盘腿卷缩在厚厚的纸片上，口叨一枝秃笔，在地上一笔一画书写着古诗句，偶有几张零票像落叶一样掉进面前的纸盒里。又是一个傍晚，遇见相似的一个情景。在南城的一条街道上，一个中年女人手握话筒，声情并茂地演唱那首传唱不衰的歌曲《爱的奉献》。

手举起盒子的残疾少年，坐在自制的小板车上，在歌声的牵引下，慢慢地向前行进，满含真情的歌声并未使一个个斜视的目光停顿片刻，只有柔和的夜灯映照着两个孤单的身影，默默地向人流如潮的大街深处移动。那天，当我走过红绿灯，被站在岔路口的一个外乡口音的女子拦住，说她一家三口走到火车站，身上的钱被小偷摸光了，有两顿没吃饭，小孩已哭睡着了。一张稚嫩的小脸在那个低头不语、体格健壮的男人怀中睡得多么的幸福香甜！外乡女子伸出的双手，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黯然失色，被强烈的喧哗声所淹没。

【二】

在城市这个钢铁般坚固的世界里，稍不留神，就会被这些真实的情景，撩拨着你我心中的同情或怜悯，常常让你手足无措，又情不自禁地留下善意的叹息，只得悄悄隐藏起来。

多年前的一天，路过达城的大西街，一个失去双腿的中年残疾人，坐在地上用彩色粉笔书写着《过零丁洋》这首诗句，笔力坚毅，字体漂亮，让我好奇而惊叹，也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个约十岁左右的小姑娘，蓬松的黑发下，圆圆的小脸上还有一些污垢痕迹，沉默在一旁的忧郁，不得不让人陡生善意。我毫不犹豫地摸出三块钱，弯腰放进纸盒里，仔细一看，五角、一元两元的纸票堆满了盒子。当我的目光快速移到那位残疾人写在地上的诗句时，突然，他抬起头来，向一辆迎面开来的三轮车招手示意，并大声疾呼：师傅，停一下，我要坐车。洪亮的喊声并未吼住三轮车，三轮车司机却视而不见地急速离开。此时，那个残疾人一脸愤怒，冒出骂声：你个开三轮车的，冲个锤子，老子不是不拿钱！此言一出，我目瞪口呆，傻子一般，此情此景把我的情愫裹挟得痛苦不堪，怅然若失地目送着小姑娘手牵着中年残疾人，艰难地走在熙攘喧嚣的街道上。

表情应该是一种最直观坦然的表达方式。或笑或哭，或泪或语，若要透视这些表情，或是应对这些横然在眼前的情形，总是灼烫我的心灵，不得不驻足在那些为表情挣扎的情景之中。

【三】

一天天地，观望着那些卑微的面孔，已有些见惯不惊了，实在难以分辨这种祈求的表情背后，是否是生活境遇的真实表达？是否隐藏着人生命运的艰难和忧伤！

离开乡村，一眨眼二十余年了。当我跻身这个城市，为命运打拼漂泊的时候，无强壮体魄的一个瘦小男人，用坚强的双肩，艰辛备尝的担着一家人的生计，早出晚归，收入微薄，很想离开另寻他处的时候，这个苦涩无奈的想法却被

老家的父母知道了。那天晚上，老家亲人打来电话，得知母亲为我的事情忧心忡忡，让我不要东想西想，也不要东跑西跑。在异乡的日子里，两位老人常常为我的事情，操心这担心那，总是牵挂不已，是饭也吃不好，觉也睡不好。满含真情地嘱咐：只要夫妻同心，勤俭持家，日子会慢慢好起来。每一句叮嘱和鼓励，流溢着一背太阳一背雨的气息，这是来自乡上的声音，是不含杂质的至爱，洁净甘甜的心疼啊。

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徘徊了六年之后，便进入城市的一个角落，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。因此，一种心情不得不融入另一种表情，更不必说必须接受另一种表情的打磨了。只不过自己的某种表情像一颗尘埃，在繁华闹市的表情中不足挂齿，不得不默默地向前行走。那年冬天，本想将自己的足迹和激情捧给另一个城市使用，靠近之后，将城市的表情进行对比，顿悟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道理，就是用一种情感去追逐另一种情感而重新组合，未必就是新生。幡然醒悟之后，必须在漠然中坚强！再则，城市的表情不是单纯的一种色彩，而时常在发生着化学反应！

【四】

舒适、整洁、喜悦、幸福等等都被城市占据而独享。

有一个词语紧紧贴在华丽的墙面上。我肤浅地认为，那是潜伏的孤独。这种孤独不会引发它的惭愧或内疚，就说对季节过往这样的时间观念，它不屑一顾且不说，还冷落了传统的记忆，以淡忘为借口，真是不敢恭维！远离庄稼粮食，分不清四季季节而产生的错觉，总是一笑了之。苍白、单薄得还愿担负起遥远的思念。即使要支付思念，便火速拿起电话，翻开那几个熟悉又陌生的数字，让几个指头漫不经心地实施，三五两句就将问候的话语一一打发，惬意的感觉很是春风得意，然而，穿越时空的微信语音或视频，又怎能与面对面的微笑、拥抱、握手、笑谈相提并论呢？

如此远离情感质朴的本真，却被一种工具“抚慰”一番，所谓零距离的情感表达，在现代文明中，是否是一种无奈的“病毒”呢？为何要将这种天然纯真的情愫，心诚悦服地让现代文明进行不断更新，把城市变得有些无情无义呢？

也许那些留恋而飘摇、徘徊而徜徉、审视而驻足的脚步，在城市的表情之中，正深入或奋力延伸在城市腹中的人生曲线，尤其是那些整装待发、豪情满怀，真要把心灵和梦想移植搬迁其中吗？懂得什么叫归宿感吗？归宿感到底离你我又有多远呢？

【五】

蓦然回首，从骨子里发现城市的表情实在是讳莫如深。

已达十三年之久的往事，愈来愈清晰。是我在城里买房不久，第一次接母亲到城里来住，不习惯城市生活的母亲，短短的一个月时间，她说她是度日如年。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，我常常观察母亲的背影，感觉她的身体越来越瘦弱，腿脚也有些不灵便了。送她回老家那天，母亲上车和下车时的行动，感到十分吃力，我便紧紧扶着单薄的母亲怕她跌倒。在那一刻，想起我回家接她时，见她风风火火从地里跑回来，敏捷地打开房门的神情，是那么自然随意。两个记忆深处的镜头，让人潸然泪下。已是风烛残年的母亲，我的真切愿望却为油渐尽、灯渐枯的乡村老人，加大了孤独和寂寞的重量，压得她不停地唠叨要回老家；再说我的父亲在这个城市停留的时间，屈指算来，仅有十天的记录。

在清苦的时光中，一路沉闷前行的老人，被山路和田野囚禁了整整一生，那些远去的风雨，在他们的脸颊上，残酷地留下了条条刀纹。他们对生活和环境的理解，还是不愿拒绝山里的

烟雨风霜，与城市的表情显得多么陌生而不协调啊！

这些弥足珍贵的点滴记忆，算是对已逝双亲弥补的一段文字。

【六】

让我想起多年以前，喜欢吹笛子的二哥，为赶走寂寥时光而自寻快乐，尤其在寒冬难熬的夜色中，拿起竹笛吹上几曲，常常会被父母责骂，现在才觉得那时的“穷欢喜”，是多么的纯真无邪。那悠扬的笛声，回荡在山村上空，犹如天籁之音，多么清纯和圆润，滴进我干涩的心灵，清脆且温情地伴我进入梦乡！这是枯燥的童年生活中最珍贵的一段往事，记忆犹新，难以抹去。

仿佛间，那久远的笛音还是无反顾地揪着我也盯着我，总是悄然降落在通宵未眠的城市夜灯下，返照在窗棂处，挤进窗帘遮掩了的睡梦之中。在城市深处，我贪婪地谛听着被泥土芳香提炼而成的亲切笛音，我不得不如饥似渴地咀嚼着这样的乡愁记忆。

“年少时想逃离乡村的心境，却被城市表情打磨得心平气和，如今，霜花挂双鬓，又常常念叨着乡村。”这句话的内涵，让我蒙上些许伤感，但又无法破译。前几天，我给多年来一直相处甚好的朋友打去电话，因为有一些日子未见，问他回老家小住的感觉如何？他说：正是春暖花开，他买了一些桂花树、玫瑰花等花草栽植在新修的小院里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办理，说好的这月底不能返回了。

早在几年前，他就打算退休后回到深山老家，过上被阳光、雨水、空气滋养的乡村生活，畅享种树养花、种菜养鸡的闲情雅趣。离开高楼大厦，回到年少逃离而年老又回归的村庄，原本以为是开玩笑，哪知他真就忠诚自己的内心，如愿以偿。

【七】

故乡这个温暖而陌生的词语，渐次从心中生长起来，面对城市的表情，看到一个既朴实又绚丽多彩的方向，在许多人回望之间，我却被一个个身影、一声声乡音纠缠得唏嘘不已。如今，虽然双亲的音容笑貌已定格在老家的墙壁上，即使从梦中回到村庄，总会看见母亲弯腰在古井边洗衣的背影；总会听到从山坳处传来的薅秧山歌，也能辨别出是我父亲的声音最特别最高亢。

由此，让我顿悟，那位朋友告老还乡、叶落归根的本意，是为多年以后的子孙找到“追溯昨天的来路”，将老房子修缮的理由，才能为子孙“看清明天的方向”。不忘根脉，回到祖辈的出发之地，孕育生命的根脉和原乡，有一个歌脚小住的屋子，也许会把散乱在城市之中的记忆，收集于此、归纳于此，轻轻安放在家谱的一页文字里，再轻轻带回城市高楼之中，成为一剂良药，医治乡愁，致敬乡情。

【八】

置身繁华，穿行于喧嚣之间，回眸宽阔街道延伸而去的远方，透过密林拥挤的砖墙楼房，清晰地看到城市表情的背后，端坐着我深爱的村庄。

在村庄的一隅，那套老旧的三合院，被现代时尚的红砖黑瓦掩盖了她那沧桑的形象，挺立的神情，孤独的模样，但我却能听到她的脉搏和心跳。因为，父亲和母亲把养育他们的村庄传承给了我，才慢慢走上墙壁，伫立成一幅温度不减、淳朴不逝、血脉绵延的塑像，守护着灵魂的村庄，无论用文字怎样索取那块土壤里的一花一草，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养分和源泉。

人生归途，去向何处？也许，城市的表情背后是故乡。